

试论英汉翻译中的熔铸技巧

吴 中 东

摘 要 英汉两种语言差异较大。汉语以意合法 (parataxis) 为主, 无论词素组成词, 词构成词组, 词组组成句, 联结手段主要不靠语法制约, 而靠语义, 语义的决定作用较大, 语符表层服从于语义深层和语用修辞层的调动, 语符的自足性较小。相反, 英语以形合法 (hypotaxis) 为主, 语义的决定作用比汉语要小些, 语符虽服从于语义、语用的调动, 但其自足性较大些。这种差异要求在两种语言转换中必须运用熔铸技巧。熔铸是翻译单位上升的翻译法。从大量英汉翻译实践中得出结论: 大量的熔铸是在词组级上完成的。近来词组的研究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的重视, 越来越明显的共识是词组在句子中占核心地位。英汉两种语言的词组构成有其共性一面, 亦有个性一面, 其个性一面要求使用熔铸。词组中词与词的修饰关系会产生内涵意义 (connotation), 在翻译转换中, 这种内涵意义也要求适当运用熔铸。

关键词 翻译转换 翻译单位 上升 意合法 形合法 参数 熔铸

10 多年前王宗炎先生曾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 有许多译文看不懂, 究其原因译者没有透彻了解原文, 只好逐字逐译。“这样的译文, 用不着熔铸和洗炼的功夫, 只好把原文硬般过来就成。”1990 年, 吴新祥先生在其论著《等值翻译论》中再次提出熔铸问题, 并纳入其翻译理论框架中。他说: “把词组看作整体来找表层、修辞层和深层最大等值的方法叫熔铸法”; 并认为“这是翻译中的炼金术。”

熔铸技巧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 即翻译单位。本世纪 60 年代中期, 英国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 Catford, J. C 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 首次提出“翻译单位”问题。他

将翻译单位分为词素级、词级、词组级、句级。在词级上找不到对等时, 就上升到词组级找对等, 以此类推直至达到句、超句体和篇章的对等。这种由低级单位上升到高级单位的动态转换翻译就是熔铸。所以, 笔者认为, 熔铸技巧就是“使翻译单位上升的翻译法”。在翻译实践中, 根据不同文体中的不同语句, 翻译单位不但可大量从词上升到词组, 少量的也可以上升到小句或句。熔铸技巧使用频度, 应随原文的文体及语言艺术水平而定。原文语言艺术水平越高, 熔铸技巧使用频度越高。一般来讲, 文学翻译使用熔铸技巧频度最大, 政治和历史报刊论文次之, 科技翻译使用的频度最小。

一、熔铸技巧的语言学根据

(一) 英汉语言参数 (parameter) 对比的总体特点, 即英汉语言差异, 要求在翻译时适当运用翻译单位上升的熔铸翻译法。

英汉两种语言的参数对比是英汉翻译转换能力的基础, 也是运用熔铸翻译法的前提。汉语不象英语这样的印欧语言, 没有繁复的形态变化, 因此汉语词组、句子的结合, 少受形态成分的约束, 多受语义因素的制约。汉语以意合法 (parataxis) 为主, 无论语素组成词、词构成词组、词组组成句, 联结手段主要不靠语法制约, 而靠语义, 语义的决定作用较大, 语符表层服从于语义深层和语用修辞的调动, 语符的自足性 (autonomy) 较小。相反, 英语以形合法 (hypotaxis) 为主, 语义的决定作用比汉语要小些, 语符实质上服从于语义、语用的调动, 但语符的自足性较大些。汉语重综合, 反映汉人注重直观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英语重分析, 反映西方人注重实证理性的思维方式。因此, 在英汉两种语言翻译转换中很难在词这一等级上找到英语词与汉语词之间在表层、修辞层和深层上的完全对等, 翻译转换时必须上升到更高的等级寻找对等。

(二) 词组在句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参数对比要求运用熔铸技巧。

词的句法功能 (管辖、控制、制约、移位等) 要通过词组来实现, 这是英语和汉语的共性。近年来, 英语、汉语研究都出现了以词组为基点的语法体系。这是当代英语研究、汉语研究以及语言学研究的深化。当代英语语法研究突破了拉丁语法将语法分为词法与句法的框框, 开始把词组作为句子结构的核心单位。1985 年出版的仓道尔夫等人的《英语综合语法》(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就是一部以词组

为核心单位、较全面描写英语语法的著作。生成语法历来认为语法就是研究语类 (名词词组的总称) 之间的管辖 (government)、制约 (binding) 和控制 (control) 的关系。移位 (move α) 也是以语类为单位进行的。近年来, 在汉语研究中词组的地位得到了高度重视, 开始建立起符合汉语特点的以词组为基点的语法体系。有人主张从句读 (包括语意未尽而须停顿的词组和小句) 入手分析句子。这是符合汉语的“意合”特征的。

从英汉对比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英汉词组的构成, 即通过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的相互修饰, 构成各种偏正词组 (如形容词修饰名词、副词修饰动词, 副词修饰形容词等), 有其共性的一面, 但也有其个性的一面。翻译实践正是要求更重视英汉词组的个性的一面, 这就是英汉词组的参数对比。汉语是表意文字, 其词素 (即字) 都具有独立的词义, 词素合成构成新词的生成能力极强, 词素合成的方法灵活多变, 有联合式、偏正式、后补式、动宾式、主谓式和附加式。构词法与词组构成法和句法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汉语词的结构是汉语词组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基础。这种结构的简单性导致了功能的灵活性。汉语词组的构成及其在句中的功能灵活多变, 在词与句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尤其是主谓词组和以动词为中心的述宾、偏正、述补、连动词组特别活跃。主谓词组可做主语、谓语、定语、状语和补语各种句子成分。主谓词组在深层是一个句子, 由于它能担当各种成份, 因此使汉语句法特别灵活, 言简意赅。表层结构简略 (主要用词序, 少用功能词), 深层语义丰富 (句子包孕着句子, 重重叠叠, 但形式却并不繁复)。在英语中, 名词词组和偏正词组占优势, 而汉语中, 动词词组和主谓词组占优势。所以, 英语名词词组在汉译时要多熔铸转换成汉语的动词词组, 英语偏正词组多转换成汉语的主谓词组。

(三) 词组中词与词的修饰关系所产生的内涵意义 (connotations), 也要求适当运用翻译单位上升的熔铸翻译法。

在词组中, 词与词的修饰关系产生一种词义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修辞效果, 产生一种特殊的内涵意义 (即感情色彩)。这种内涵意义如果逐词按源语 (source language) 搭配关系对等地译成目标语 (target language) 的词组, 往往难以体现出来, 只有把词组中的每个词熔铸起来, 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表达, 才见真意。

总之, 根据英汉词组在句子中的重要地位, 有时把翻译单位从词上升到词组, 更能适应从以“形合”“分析”为主的英语到以“意合”“综合”为主的汉语的翻译转换。这种熔铸法在语言艺术要求很高的文学翻译中尤为重要。

二、熔铸翻译法的运用

中外许多翻译前辈总结大量的英汉翻译实践经验, 提出了炼词 (diction)、增译 (amplification)、省译 (omission)、转换 (conversion)、移位 (inversion) 等翻译技巧。熔铸法与这些技巧并非大相径庭, 所不同的是熔铸法采用以词组为基本翻译单位, 而这些翻译技巧所采纳的翻译单位基本上是词。熔铸翻译法更充分更灵活运用这些翻译技巧, 以获得信达雅之译文。

(一) 运用炼词 (diction) 技巧达到词组的熔铸。

例之一

原文: Could any spectacle, for instance, be more grimly whimsical than that of gunners using science to shatter man's bodies while close at hand surgeons use it to restore them?

译文: 譬如, 一方面炮手们用科学把人

们的身体炸得粉碎, 而在另一方面外科医生却在近在咫尺的地方, 用科学把他们的身体重新缝合起来。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情景更加冷酷无情、荒谬绝伦吗?

词进入词组, 相互产生影响, 有时词典释义照般是行不通的。whimsical (本意是古怪) (fanciful) 的意思, 但受 grimly (冷酷无情) 修饰的影响, 增加贬义, 因此在“荒谬”后面加上“绝伦”就恰如其分了。词与词之间互相修饰后, 其词义产生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效果, 此时不宜照直硬译, 而应适当加以熔铸, 便可达到最佳效果。

有时, 非用熔铸法而不能达到通达之译文:

例之二

Before Verdi, there were rarely any characters at all in musical drama, only a series of situations which allowed the singers to express a series of emotional states. Any attempt to find coherent psychological portrayal in these operas is misplaced ingenuity.

译文: 在威尔迪以前, 音尔喜剧根本没有人, 只有一系列情境让歌手表达种种感情状态。任何企图在这些歌剧中找出前后连贯的心理描绘只能是枉费心机。

这里, ingenuity 是“独创性”或“独出心裁”的意思, misplaced 是“放错了地方的”意思, 但自然不能译成“放错地方的独出心裁”, 而应熔铸成“枉费心机”, 更恰到好处。

(二) 运用增译 (amplification) 技巧达到词组的熔铸。

某些英语词组在一定语境中含有某种特殊的含义, 需要运用增译技巧来实现熔铸。譬如, 英语形容词后置, 修饰前面的名词时, 其词义强调其在一定情境中表现出来的特性, 而不象前置形容词表达其固有的特性。适当

运用增译技巧，可以恰如其分地表达这种特定情境中的特性。

例之三

原文: Louisa Mebbin's pretty weekend cottage, gay in summer-time with its garden borders of tiger lilies, is the wonder and admiration of her friends.

译文: 露易莎·麦宾的漂亮的周末别墅，镶着那虎皮百合花坛，整个夏天显得格外鲜艳夺目，引起朋友们羡慕和惊叹。

此句是英国现代短篇小说家沙基 (Saki) 的短篇《帕克来太太打虎记》(Mrs Packletide's Tiger) 的结尾，描写了帕克莱太太雇佣的伴娘麦宾小姐利用帕克莱的虚荣心，敲了 680 英镑竹杠，买了一座别墅。此处用了一个后置形容词 gay 来修饰别墅，特别强调其特性。英语形容词 gay 原意是“鲜艳”的意思，后置修饰 cottage。夏天在虎皮百合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鲜艳夺目。用增译技巧强调其在特定情境下的特定性质。

例之四

Privately he doubted more than ever whether these formal visits on a succession of total stranger would do much towards helping the nerve cure which he was supposed to be undergoing.

译文: 这样接二连三去拜访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是否有助于要他进行的神经治疗，对此佛拉姆顿越发满腹狐疑起来。

词组 doubted privately 可以译为“狐疑”(即私下里犯疑心)，但倒装词组 Privately he doubted 用增译技巧译成“满腹狐疑”，更见原著作家之真意。

从系统论角度来看，一个单词进入词组、句子和篇章，相当于一个子系统进入一个系统，会增加其在词典中单独存在的含意，也大大地减少一些其单独存在的含意，因而机械地搬用词典来译文学作品有时是行不通

的，势必导致读不懂的译文。

(三) 运用省译技巧 (omission) 达到词组的熔铸。

汉语构词法，词组构成与句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构成一种精炼的语言，言简意赅。翻译中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对英语词组加以熔铸提炼。

例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散文《老之将至》(How to Grow Old) 中有两句话，在翻译时便可对英语词组进行省译加以熔铸：

例之五

But in an old man, who has known human joys and sorrows and has achieved whatever work it was in him to do, the fear of death is somewhat abject and ignoble.

译文: 但是对于那些历尽悲欢有所成就的老年人，怕死未免有点儿可悲了。

abject 的基本词义是“卑下”，ignoble 是“不体面”，adject and ignoble 是对等修饰语，词义加强，但前面用副词 somewhat 修饰，又使词义大大减弱了。这是收敛的强调式的一种，是含蓄委婉的加强语气，可用省译技巧熔铸为“未免有点儿可悲了”。两个形容词熔铸成一个形容词。

例之六

原文: An individual human existence should be like a river, small at first, narrowly contained within its banks, and rushing passionately past boulders and over waterfalls.

译文: 人生好比一条河，开始是峡谷细流，接着是激流勇进，冲过巨石，飞下悬崖。

把英文词组 “An individual human existence” 译成 “人生” 是发挥汉语精练优势，运用省译技巧加以熔铸的典型例子。把 “small at first, narrowly contained within its banks” 熔铸成 “峡谷细流” 四个字，突出了人生三部曲的第一部，发挥了汉语精炼之优

势。

(四) 运用转换技巧 (conversion) 达到词组的熔铸之效果

在英汉文学翻译中, 运用转移技巧完成词组的熔铸的情况最多。英汉词组参数对比的最大差异是: (1) 英语名词词组占优势, 汉语动词词组占优势; (2) 英语偏正词组居多, 汉语主谓词组偏多; (3) 英语被动语态的动词词组用得比较多, 汉语被动语态的动词词组用得较少。因此, 在英汉翻译中, 常常要把英语的名词词组转换成汉语的动词词组, 把英语的偏正词组转移成汉语的主谓词组, 把英语的被动语态的动词词组转换成汉语的主动语态的动词词组。这三方面是地道的英语转换成地道的汉语的关键。

(1) 把英语的名词词组译成汉语的动词词组完成译文的熔铸。

例之七

原文: None of the colors were deep, they were the lightest shades

译文: 没有一种颜色是深色的, 只是轻轻一抹。

shades 有色彩浓淡之细微变化的意思。名词词组 the lightest shades 转换成动词词组 “轻轻一抹”, 名词 shades 译成动词 “一抹”, 相应的形容词 lightest 译成副词 “轻轻”。 “轻轻一抹” 宛如山水画家的大手笔, 在画面上轻轻一抹, 使整体景色活了起来。

(2) 运用转换技巧把英语的偏正词组转换成汉语的主谓词组达到词组的熔铸。

英语偏正词组占优势, 在适当的场合下, 要善于把英语偏正词组译成汉语的主谓词组。

例之八

原文: Most memorable were my meetings with Chou and Mao... Mao was sharp in his repartee.

译文: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同周恩来和毛

泽东的几次会晤……毛泽东谈起话来应对敏捷、妙语连珠。

这里, 把英语的偏正词组 sharp in his repartee (形容词 sharp 为介词词组 in his repartee 所修饰), 熔铸成汉语的主谓词组 “应对敏捷、妙语连珠”。

(3) 运用转换技巧把英语的被动式词组转换成汉语的主动式词组, 达到词组的熔铸效果。

英语动词词组被动式用得比较多, 汉语则用得较少, 所以在许多场合下需要运用熔铸, 从被动转换成主动。

例之九

原文: Young men who have reason to fear that they will be killed in battle may justifiably feel bitter in the thought that they have been cheated of the best things that life has to offer.

译文: 青年人担心会在战斗中死去是有道理的, 想到生活要赋予的最美好的东西, 竟成泡影, 自然要难过的。

此句 thought 的同位语从句中省略 should, 表示想象中将来出现本不愿意出现的情况的虚拟语气, 将动词词组 have been cheated of 加以熔铸, 想象中的一旦出现的情况 “竟被骗走” 经过语态转换译成 “竟成为泡影”; 英语被动式的译成汉语主动式, 充分传达了原文的感情色彩。

(五) 运用移位 (inversion) 技巧完成词组的熔铸。

汉语同英语相比, 更注重句末信息焦点 (end-focus), 一般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句末。在英语词组转换成汉语词组过程中, 就常常运用移位技巧。

例之十

The Real War turned out to be the right book at the right time. It not only became a worldwide best-seller but also made

a difference in the foreign-policy debate at a crucial turning point both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in the East-West struggle.

译文: 结果表明:《真正的战争》出版的正是时候,它不仅成了世界范围的畅销书,而且在美国政治以及东西方冲突的紧要关头,对外交政策的争论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句的语义 focus 在动词词组 made a difference, 用移位技巧,把这个词组的汉语译文移到句末,并适当加以增译,译成“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以符合汉语特别注意句末信息焦点(end-focus)的要求,传达了原意。

三、熔铸可以利用丰富的汉语成语

用熔铸翻译英语词组时,恰如其分地运用汉语成语,有时能够更好地表达英语词组中由于词与词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而产生的感情色彩。

例之十一

The credit belongs to the man who is actually in the arena, whose face is marred by dust and sweat and blood; who strives valiantly, who errs and comes short again and again; because there is not effort without error and shortcoming; but who does actually strive to do the deeds, who knows the great enthusiasms, the great devotions, who spends himself in a worthy cause, who at the best knows in the end the triumphs of high achievement and who at worst, if he falls, at least falls while daring greatly, so that his place shall never be with those cold and timid souls who know neither victory nor defeat.

译文: 荣誉属于这样的人,他置身角斗

场上,脸上沾满尘垢、汗水和鲜血;他英勇拼搏,他犯有错误,一再表现出不足之处,因为要奋斗就会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实实在在为建功立业而拼搏,他懂得伟大的热忱,崇高的奉献精神;他为正义事业而献身。幸运时,他终于会体验到巨大成就的喜悦;不幸时,如果失败了,至少是在勇敢奋进中失败的。因此,他的地位决不应该与那些既不懂得胜利也不懂得失败的冷淡而胆怯之辈的地位相提并论。

这段文字是尼克松《在角斗场上》一书扉页上引用的美国第26任总统(1901-1909)西奥多·罗斯福的名言。此言是尼克松的座右铭,也是尼克松富有戏剧色彩一生的生动写照。要译好这一句,关键是译好句末“be with”这个词组。在此把它熔铸成汉语成语“相提并论”,可以充分反映出罗斯福和尼克松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自豪感。

例之十二

原文: Romance at short notice is her speciality.

译文: 逢场作戏是她的拿手好戏。

Romance 是“生动的虚构”的意思, at short notice 是“即席、急就”的意思。根据这篇小说的上下文,熔铸成“逢场作戏”。

熔铸是在等值标准和等值原则指导下的一种使翻译单位上升的翻译方法。熔铸大量在词组级上完成,少量还有需要上升小句和句级上完成。这方面例子多体现在文学著作中,尤其是在诗歌中。如短篇《爱之奉献》(A Service of Love)中有一句: If a home is happy, it cannot fit too close. 便可熔铸成: 家庭幸福, 房窄何妨, 又如美国诗人 Phillip Freneau (1752- 1832) 的著名抒情诗“野金银花”(Wild Honey Suckle)有一句:

No roving foot shall crush thee here,

No busy hand provoke a tear.

译文: 那漫游的脚步啊, 可别把你踩碎,

那忙碌的手指啊，可别惹你流泪。

这里 “no. shall ” 句型中 shall 用于陈述句的第三人称，表示说话人的强烈意图 (strong intention) 或 允 诺 (give a promise)，可以熔铸转换成汉语的否定的析使句。

熔铸要通过对翻译技巧的灵活综合运用来实施，同时熔铸又是驾驭翻译技巧运用的机制。因此在等值翻译理论体系中，熔铸是

等值翻译标准原则与翻译技巧之间的中介。熔铸不同于传统的直译或意译，也不同于我国已故语言学家许国璋先生近年提出的对高深学术著作的阐释翻译法，更不同于服务于不同目的编译法和摘译法。熔铸翻译法实际上是一种翻译艺术，难度大，要求高，弄得不好要背离原意，弄巧成拙。因此在运行时要特别谨慎，反复推敲，方可用得恰到好处，获得妙译。

参考文献

① Catford, J · c · A Lingusi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② Chomsky.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1981.

③ Quick Randolph.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1985.

④ Richard Nixon. 1990. In the Arena-A Memior of Victory Defeat and Renew al· Simon and Schuster.

⑤ [美] 理查德·尼克松著, 郑志国、吴中东等译: 《在角斗场上——成功、失败、振作》,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

⑥ 朱德熙: 《语法问答》,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⑦ 刘必庆: 《现代翻译理论》,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⑧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

⑨ 吴新祥: 《等值翻译论》,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10 张 今: 《英汉比较语法纲要》, 商务印书馆。

11 张培基等: 《英语翻译教程》,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

12 钟述孔: 《英汉翻译手册》,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责任编辑 隋 岩)